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七

明 李清 撰

南史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六

李安民 子元履　戴僧静

桓康　焦度

曹虎 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王廣之　子珍國　張齊

李安民蘭陵承人父欽之薛令安民少有大志常拊髀嘆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克安民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禦晉安王子勛所向尅捷

南齊書曰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為敵所逼安民率舟數百赴敵五城送米與興世偽軍主沈仲王張

引軍自饋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前後屢有功

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尋此人不知所在封卲武縣子後爲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齊高在淮陰安民遥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兵安民遣

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民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被害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田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斬之軍門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憂迫無計安民白齊高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不許乃止及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民上表以為自非淮北

常備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帝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家國密事帝惟與安民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尋為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民禦之魏軍退安民沿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平積十餘年安民生擒之斬建康市

南齊書曰虜攻朐山連口角城安民引水步軍屯淮

陽與鹵戰破之鹵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長文
率騎二百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等係其後分軍隱
林及長文至宿豫鹵見衆少以數千騎遮之長文且
退且戰引敵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鹵
軍大敗赴清水死者不可勝數
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
安民時屢啟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
啟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家載米往

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祀
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與廳
上八關齋俄牛死葬廟側令呼李公牛冢安民尋卒世
以神為祟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
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遊狎及融誅前廢帝鬱
林王勑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
廣之先為安民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
遇弒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

丈人之賜仕梁歷度支尚書衡廣青冀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
俱被魏擒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撫畜之常在左右
後於都私齎錦出事發繫南兖州獄齊高遣薛深餉僧
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
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於齊高乃匿之齋內以其
家貧年給數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
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首拍

浮而還沈攸之事起齊高入朝壹遣僧靜將腹心先至
石頭經畧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
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
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
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
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
士卒手斬粲於是外軍焚門而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
朔將軍齊高即位封建昌縣侯武帝踐祚出為北徐州

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荒情

南齊書曰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比陽僧靜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凾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又圍天生於比陽天生軍出城外又擊破之

後除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帝名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帝曰巴東王年少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令

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帝不答
而心善之卒于高平太守謚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為軍容
從齊武在贛縣泰始初齊武起義為郡所繫衆皆散康
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
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
齊武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齊武起兵摧堅陷陣
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

小兒畫其形寺中病瘧者寫形帖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齊高會事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蒼梧王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當待明日耳是夜康與齊高所養健兒盧荒白黑二人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持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齊高入宮齊高鎮東府除武陵王贊中兵寧朔將軍常衛左右

齊高將誅黄回回時為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為亂
名入東門停外齋使康數回罪殺之時人語曰欲侜張
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
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
欲與卿先共滅廣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
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氐人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
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

水郡鄠陽縣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鬬豹皮公墮地擒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啟帝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物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為龍驤將軍為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為賊朝廷甚患其勇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康即以為已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

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為郢州度仍留鎮為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齊高假度輔國將軍毛騎校尉轉右將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夬戴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

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
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
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
後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
直閤將軍還都每為貴戚追叙郢城時褰露穢褻之事

南齊書曰說郢城事宣露如初

其戇如此為人朴澁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
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復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

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帝幸
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
曰度啟公度啟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
百斛建元四年除淮陽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帝常使
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同時又有桓閎吳均齊春秋曰閎字叔通太祖輔政
使褚淵致竟爲子晃求婚閎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揖
齊大非偶敢承殊眷太祖雖嘉其退挹心不歡也

曹虎字士威下邳人本名虎頭齊高鎮東府使虎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校尉石頭平封監利縣男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以虎頭名鄙勅改之

南齊書曰荒賊桓天生引虜據隔城遣虎督軍討破之進至隔城賊黨拒守虎因圍柵絶其走路俄虜援至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之明日攻破隔城斬其偽將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

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

南齊書曰虜寇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末乃移頓樊城虜主元宏貽虎書曰神運兆中皇居闡洛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為兩主之隔幽顯含嗟人靈痤閡且漢北江邊寇邇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戎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幽頓長沔機勇兩乏何其嗟哉朕比欲造卿逼宂未果且退新郡饗殿大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脩爾略以俟義臨虎答書曰自金

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鞠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皐蘭隨水遷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為脣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氈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戢亂猶孔熾

孤搃連帥任屬方郡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
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
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
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載路雲旗北掃長驅燕
代併羈名王使少卿怨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為
憫然又曰永泰元年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卤度支
尚書崔慧景大敗於鄧城卤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
衆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卤去城數里立營

頓冉園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軍主田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頗相殺傷　資治通鑑言虎閉門自守宜從之

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虎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榦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

南齊書作伎女食醬菜

縢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𡙇女伎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欲誣奪之人傳虎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被害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衆輩見之時年六十餘諸子長成皆見誅惟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兵至得免虎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在襄陽時慧景方貴盛虎性儉嗇無所餉遺謂梁武曰卿必大貴我當不

及見令以弱子相託每𡧖送錢物并好馬時梁武在戎
多乏就虎換借未嘗不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遂忘其
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
甚懼忽見虎來負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忘我顧
託之言耶我兒飢寒無依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
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
抽擢三二年間迪為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
封侯富顯歷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

諡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
劉勔所稱泰始二年為勔軍副征殷琰以功
南齊書曰安國擊敗琰軍於橫塘又抄斷糧道燒其
運車多所殺傷琰衆奔退安國追至壽春琰閉門自
守安國屯據城南衆軍繼至安國功第一
封鍾武縣男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以安
國為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湘縣侯轉右衛將軍加

給事中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
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
為朱衣官也歷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帥在
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永明八
年卒謚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
絕衆食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為主帥指麾處
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願為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

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言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領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

南齊書曰山圖為龍驤將軍歷陽令有豫章賊張鳳

聚衆康樂山斷江刼抄臺軍主李僾等數攻不克至
是軍主毛寄生與戰又大敗山圖先羸兵偃衆遺幢
主酈嗣厚遺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
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束手降
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客竊取遺山
圖山圖不受簿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輔政山圖密啟
沈攸之久有異謀宜爲之備齊高笑納之攸之事起齊
武爲西討都督啟山圖爲副軍

南齊書曰世祖留據盆城衆議城小難固不如還都
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岳可為
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乃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
栅旬日皆辦
攸之攻郢城齊武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性度
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為離散之漸
耳及攸之敗齊高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于見事矣建
元元年封晉興縣男

南齊書曰時淮北四州起義太祖使山圖倍道應赴
勅之曰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吾應鑄金待卿成勲
耳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爲𧾷所没乃拔三百家
還淮陰

武帝踐阼還晉陵王子良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以
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
先經爲縣令没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帝
答曰足大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黄門郎領羽林監

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帝謂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手勅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功

南齊書曰盤龍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鬭戰陷陣先登

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構難盤龍時為冗從僕射隨齊高頓新亭封沌陽侯及即位進右將軍建元

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帝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帝遣軍主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凶便為凶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赭至是買被圍帝遣領軍將軍李安民救之勅盤龍率馬下淮陽就李安

民買與魏拒戰手所殺傷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来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盤龍不知乃東西衝擊魏軍不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

臨軍勇果諸將莫遠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尉騎馳矟後以疾為光禄大夫尋出為兖州刺史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乗舟入清中採樵載魏二十餘人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𡚒為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𡚒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

耳尋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絶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為東宮直閤將軍欝林王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為心膂

南齊書曰高宗後將廢帝道剛直閤省蕭諶先入戶若欲論事兵人隨後奄進以刀刺道剛洞胸死因進宮內廢帝

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後宮無所忌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

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鈴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不通徑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走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送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綦毋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脣齒嬌美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

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 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南齊書曰勇士數人拳擊久乃死啟帝曰奉叔慢朝

廷帝不得已可其奏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勔征殷琰琰兵既盛

南齊書曰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援其將劉從寧朔將軍劉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黄回等要擊於横塘叔寶結營拒戰廣之肉薄攻營自晡至日没大破之殺傷千餘焚其運車從閒之棄壘走

而合肥戍又阻兵馬寇勔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賞以大郡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便能制之勔憧主皇甫肅謂勔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勔大賞之即擢為軍主廣之於勔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惟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即廣之由此知名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勔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啟武帝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

廣之後以征伐功為給事中冠將軍封寧都縣子齊高弑蒼梧出廣之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預平石頭仍從齊高頓新亭齊高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齊高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勳罪不可容近遂啟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不惜為其啟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令啟依法令廣之與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封漸圻侯武帝即位累遷散騎常侍前軍將軍

延興元年為豫州刺史豫廢鬱林王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南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謚壯公子珍國字德仲仕齊為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高帝手勅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二千石也還為大司馬中軍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

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每嘆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為聲援起珍國為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起事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為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郗慕奉明

鏡獻誠梁武梁武斷金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
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
珍國引稷至衛尉府遂勒兵自雲龍門入殺東昏于內
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
雲等奉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
金何在珍國曰黄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後封宜陽侯
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
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坐啟云臣近入

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踈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因問討賊方畧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若其多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為荊州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兗州擢為府中兵參軍梁武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外圍漸急齊造王珍國定計夜引珍國就稷手自執燭定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殿內齊遂手弑之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

圍巴西帝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退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沒于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表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自親勞辱與士卒同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既為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聞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

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粮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
新興永軍二郡太守未發卒謚曰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
釁深視將符興運李安民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呂安
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
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
人心有歸樂推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奉叔取
進之道不幾亂乎自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

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冀何其奧也

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涖其殆優也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八

明 李清 撰

南史四十八

崔祖思 [illegible]叔父景真 景真子元祖 [illegible]宗人文仲

蘇侃 虞悰

胡諧之 范伯年 虞玩之

劉　休　　江　祏　劉暄

荀伯玉字奐璋廣陵人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封新亭侯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鎮淮陰伯玉為其冠軍行獄參軍

南齊書曰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給事

齊高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

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舞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
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齊高遣數
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齊
高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齊高
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齊高有故吏東莞竺景秀甞以
過繫作部齊高謂伯玉卿比視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
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齊高
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後隨齊高還都除奉朝請

齊高使主家事齊武罷廣興還立别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齊高善之齊高爲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初齊高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首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齊高帝乘舟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齊高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咒師凡六唾咒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齊高破

桂陽王休範威名大震五年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效矣昇明初仍為齊高驃騎中兵參軍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

南齊書曰世祖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主衣食官穀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澗寺捨身齋

有元徽紫衣袴褶餘物稱是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錦與崑崙舶營貨輙傳令防送過南州津

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舴艋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内外祇畏莫敢有言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後密啓之

南齊書載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為如是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誰啓者

帝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
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有改易意武帝東還
南齊書曰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嶷於東
府乘飛燕來迎具白上怒世祖夜歸亦亦停門籥待
之二更盡方入宮
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勑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
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胥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
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帝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

則直入叩首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

南齊書曰敬則言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

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之

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救太官

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

動意敬則索衣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

飲因遊玄圃園長川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

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昭業行酒武帝與豫章王

疑及敬則自捧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
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
盡心愈見親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
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
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
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
得前又倚廳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下徐希秀斷哭止
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惙然切齒形於聲貌

明日入宫便云臣等所見二宫門及齋閤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績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屬武帝

南齊書載高帝言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為其作口過汝弗信可令往東宫長侍白澤小却以南兖州處之

武帝即位伯玉憂懼帝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

與崇祖並見誣被誅而肖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高帝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日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出家為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為都昌令隨

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

南齊書載祖思言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

由是諸雜神並除齊高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其輔國主簿甚見親待豫參謀議宋朝初議封齊高帝梁公祖思啟齊高曰讖曰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高内史齊高既為齊

王置酒為樂蕘膾既至祖思曰此味固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蕘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齊高甚悅曰蓴羹故應還沈耳齊高既以齊王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内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愚按宋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既勸其稱齊以應天命與讖令何得又有此言耶二者必有一訛

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孫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桓閎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閎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即位祖思啟陳

政事以為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宜太廟之南宏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皁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幬三齊茄席五蓋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

玉笏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彫墻華輪畢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從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令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户刑之不厝抑此之由

南齊書曰漢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代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

武明之朝令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户非咸宏庭訣二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微擢為廷尉僚屬夫世其官則美其績若劉累傳守其業則庖人不乏龍肝之饌矣

又曰案前漢編户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

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鐘簴羽戚登歌而已

南齊書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之良憑肉刑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化雨露名法方風霜且天下所以治賞罰而已賞不當豈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勳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青輕罰丁而捨丙天下必有不悛矣又曰籍稅以厚國

國虚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是若推舉督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在言為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亦當以吞默懟人中丞雖謝咸元未有全廢劾簡

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召自至矣

帝詔報答後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帝更以此重之未幾卒帝深加歎惜

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未嘗

用去任日土人思之為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為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帝為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為善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逅帝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為東海太守帝每思之時節恒賜手勅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冲啟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

徐兗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
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
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為百姓
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從封隨縣嘗獻高帝纏
鬚繩一枚帝受之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謚襄
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父端州中從事侃涉獵書傳薛安
都降魏引侃為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

在淮上便自委結巳殺鎮淮陰因取爲冠軍錄事參軍
時齊高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喻志曰寶緯紊宗神
經渋序德晦河晉歷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
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狄風起塞草衰鵰鴻思邊馬悲平
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輝映幕
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轄晨征幹精渾而悵泗柮松洲
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艷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
吹軫絶越之聲欷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

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霞戒旋鷁躍遠波情緜緜而方遠思裒裒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節汩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棲元侃違齊高凡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付深被知待桂陽王休範之難齊高以侃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為齊高太尉諮議侃事

高既久備悉起居乃與邱巨源蕭太尉記載征伐功齊臺建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及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帝惜之甚至諡質侯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鳴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門郎宋明帝害山陽王休祐葬日寒雪厚三尺

故人無至者唯悰一人來赴初齊武始從宦家尚貧薄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齊武同載甚德之齊建元初累遷豫章内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不悰曰何曾食疏有黄頷臛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武帝立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帝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粣悰獻粣及雜肴數十輿太官鼎味不及又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帝醉

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欝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欝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倍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哀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立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

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卒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
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為邵
陵王子元左軍諮議齊武為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
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帝方欲奬以貴族盛姻而嬿
諧之家傒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其子
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
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傒語

帝大笑偏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
中諧之風采環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官多與
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帝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
有幾侍中耶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帝曰當令有二
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人領
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帝所
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
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

子那可應無極之求接使人溝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猧狗為無厭之求諧之切齒時王元邈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柰何見虎格得而放上山耶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明年卒謚肅侯栢年華陽郡人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亦有此水否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

水又問卿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
見知歷位内外終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瑶會稽餘姚人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
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為烏城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
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怒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為尚
書右丞齊高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
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
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

支歲月朝議報之齊高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齊高取屐親視之戧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齊高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齊高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舊斂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齊高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齊高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遷黃門郎

先時宋世民籍欺巧及高帝即位勅玩之與驃騎將軍
傳堅意撿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黄籍民之大綱國
之政端自頃甿俗巧偽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
狀貿襲萬端或户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
停私而云隸役身强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
疵若約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綏以徳則勝殘未易諸賢
並深明政體各獻嘉謨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
南齊書載玩之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

建元年書籍衆巧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古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令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奸奸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黄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

四萬神州輿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吏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勳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游世要非官長所拘録後為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

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録尋
物之懐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
衆舉郵為禄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
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
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令生不長髮便謂為道填街
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戸遷徙去來公
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常卧法
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

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坊吏所以盡百里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遲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為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潛通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

陷富陽至錢塘僣號置太子遂據郡又遣偽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泱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塘一戰便散擒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民間頗被强奪軍還帝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矟為諸將法帝寵將也既誅内外莫不震肅

南齊書沈文季傳曰天福善馬矟至今諸將法之

玩之以久官衰疾上表告退

南齊書載玩之表曰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為王府行佐於今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腳不支身而喘不絶氣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為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下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纓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

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

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逷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逷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莢於地曰鄉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宏明沛郡相人初為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

為湘東王國常侍不為所知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

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

兵起休素能筭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

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喜為喜輔師府録事叅

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

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

者帝使筭其男女無不占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彥

遠以善棊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彥

遂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勑與王氏二十杖令休與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後為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為御史中丞啟言宋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濫叨宜請骸骨四年出為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

之體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

江祏字宏業濟陽考城人父德隣司徒右長史祏姑為齊高兄始安王道生妃追謚景皇后生齊明帝祏少為齊明所親恩如兄弟齊明為吳興以祏為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别駕及輔政悉以腹心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祏每說齊明以君臣大節齊明轉顧而不言齊明髀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祏勸其出以示人

愚按祏果忠於海陵何既説鷺以君臣大節又勸出
赤誌示人是自反也南齊書無説以君臣大節語不
知南史從何採得
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齊明祖示之曰人皆謂此示
日月相卿幸無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
言之公卿齊明大悦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祏
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齊明為宣城王太史密奏
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王喜以示祏曰得此復

何所望及即位還守衛尉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驎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帝欲以劉暄為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投投於祏祏謂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躓今為雍州儻相中乎帝默然俄名梁武謂曰今使卿為雍州閫外一以相委祏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帝寢疾轉祏侍

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祏弟衛
尉祀為侍中皇后弟劉暄為衛尉與始安王遥光徐孝
嗣蕭坦之等輔政誡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
覧勿復委人及即位祏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
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動止關諮永元元年
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
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祏堅意執制帝
深忌之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相乖反祏曰

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為帝委任祏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元劉暄初為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視之暄曰馬何用視妃素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聞亦不說至是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祀以

少主難保勸祏立遥光暄以遥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狐疑久不决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曇慶伺於青溪橋道中謀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殿内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静以鎮之俄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表文曠以王敬則勲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見殺祏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

論者以此少之祏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祏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親餘誰荅曰江祥猶在乃於馬上作勑賜祥死祀位南東海太守祀弟禧早卒有子厥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祏等戮眠中大驚投至戶外聞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遥光事起以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

珍梅蟲兒徐世標讚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馬可信乃害之暄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祏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夸有以驗行之惟艱且

知齊武不宏矣高帝作牧淮兖將興霸業崔蘇睹微知著自同奔走虞悰罰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日月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誡益亦遠有致乎江祏立辟非時竟蹈龍逄之血人之多僻益詩人所深懼也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八